

原著：亚历山大·普希金

改编：娜杰日达·普图什金娜

黑桃皇后

三幕剧

人物表：

- 伯爵夫人：安娜·费多托夫娜
- 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养女，十七岁
- 赫尔曼
- 托姆斯基
- 纳鲁莫夫
- 别尔金
- 普希金
- 西尔维奥
- 客人甲
- 客人乙
- 客人丙
- 波琳娜
- 圣·日耳曼
- 奥尔良公爵
- 恰普利茨基
- 切卡林斯基
- 黑桃皇后
- 纳鲁莫夫家的仆人：仆人甲、仆人乙、仆人丙

- 伯爵夫人家的仆人：男仆甲、男仆乙
- 女仆
- 时装店女店员

第一幕

“有一天，我们在近卫军骑兵军官纳鲁莫夫家里玩牌。漫长的冬夜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早上五点，大家坐下来吃晚饭。”

——亚·谢·普希金《黑桃皇后》

这个故事首先关乎命运，关乎每个人生命中的宿命；它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能否掌控的不仅是自己的命运，哪怕仅仅是我们自身的激情？**幸运是偶然降临，还是因为我们立下了某种连我们自己都说不清的功劳？上帝为何会赐予我们最可怕的惩罚——丧失理智（“上帝啊，别让我疯了……”）

？纸牌在这个故事中，像是命运的一种初级语言：有人勉强能分辨字母，有人能看到音节，还有人试图拼出词语乃至句子……**但能完整书写命运之书的人，是否存在呢？**无论如何，这出戏的全部氛围都与纸牌相连——**既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占卜或窥探命运的元素。**这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舞台设计上，尤其是色调上。因此，作为作者，我第一次详述这些似乎不应由作者来管的事情。当然，是否采纳，由导演决定。

每个场景的设计仅有三种颜色（三，是普希金在《黑桃皇后》中的象征性宿命数字）。第一幕——银色、绿色和镜子……还有火焰，贯穿全剧。绿色——显然是牌桌、纸牌游戏的颜色……**银色——用于灯盏。**第一幕中是银质烛台，因为此时此地，上帝就是纸牌。银烛台上的蜡烛——**是供奉牌-圣像前的灯盏。**在后几幕中，银质的才是圣像前的灯盏，而蜡烛则没有烛台。镜子在这里，是通往其他世界的走廊，命运的映像，以此类推。

三面银框镜子排成一线。一张精美的餐桌——淡绿色的瓷器餐具和银质刀具。旁边是一张铺着浅绿色绒布的牌桌；上面散乱地扔着牌，还有三顶军帽。

两张桌子上都摆放着银质的三枝烛台和烛台，按一定的对称原则每组三件，即：牌桌上是一个三枝烛台和两支蜡烛；餐桌上则是两个三枝烛台和一支蜡烛；两面外侧的镜子旁各有一支蜡烛，中间的镜子没有蜡烛。淡绿色瓷砖的壁炉；上面有同样绿色的、带银质表盘和指针的时钟，钟旁有一支银质烛台上的蜡烛。

阴影处有一架黑色钢琴，上面有两支蜡烛。（钢琴上是奇数蜡烛，因为它与死亡、虚无、命运的背面相关。）

宽大的窗户被淡绿色窗帘紧紧遮住，只有到本幕结尾，当窗帘拉开时，观众才能意识到那是扇窗户。

地板上铺着绿色的波斯地毯。

我为何坚持用浅绿色调？因为在烛光下，绿色会显得暗沉，而在结尾需要清晨、黎明的效果……**突然一切**变亮，镜子仿佛变暗、“熄灭”，这样效果会很好。

在餐桌旁，坐着四位穿制服的军官和六位穿便服的人。每人面前都摆着完整的餐具。食物已放在盘子里。水晶镶银的酒杯空着。客人的座位如下：面对观众——别尔金、托姆斯基和普希金（托姆斯基穿军官制服）。别尔金穿着相当破旧的长礼服，年纪不轻，一副乡下人模样。普希金穿着时髦的长礼服，是我们从他经典肖像中熟悉的模样。

餐桌左侧坐着：客人丙（穿军官制服），在桌子远端，靠近别尔金。旁边是客人甲，一个沉着理性的年轻人，穿便服，出身平民。再往前，最前面是纳鲁莫夫，房子的主人，穿军官制服，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按当时的标准，正是适婚年龄。

右侧坐着：靠远端，靠近普希金，是客人乙，穿便服，长相有些蠢。西尔维奥和赫尔曼（靠近观众，在后排。此刻赫尔曼穿便服，虽然他是工程兵军官，但穿制服应出现在全剧结尾）。

为何是这种座位顺序，为何有四位军官，牌桌上却只有三顶军帽？那是托姆斯基、客人丙和西尔维奥的帽子，他们离开时会戴上。纳鲁莫夫在自己家，他的帽子藏在别处，在它常放的地方。

前排坐着的是这故事的见证者：直接见证人和参与者——托姆斯基；讲述者别尔金（尽管《黑桃皇后》不属于《别尔金小说集》，但我以此为借口，需要有一个平常、普通的面孔，一个观众熟悉的形象，来映衬整个故事的玄妙；而普希金在此，是作为事件真实性的论据，因为他是唯一真实存在过的人，但他也是这故事唯一的编造者；另一方面，一个活生生的普希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本身就是一种玄妙、游戏、非现实。这三个角色，如同三面镜子，映照着这个故事。让三枝烛台正对着外侧的别尔金和普希金，而托姆斯基则像一面空镜子，没有蜡烛。托姆斯基——仅仅是存在，一个角色，背后既没有命运，也没有深度。

左侧是赢家（按小说：左为赢，右为输）。当然，这里的“赢”比当前牌局的赢含义更广。客人丙年轻英俊，今晚赢了很多。客人甲今晚没玩，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赢。纳鲁莫夫小输了一点，他的赢就在于这个“小输”。

右侧——客人乙，今晚输得很惨，正在考虑是否该开枪自杀；西尔维奥（仿佛刚从《射击》的页面走来）。他今晚赢了，但本质上，他的一生都输了，他是失败人生的象征，神色淡漠而镇定。再靠近观众——赫尔曼，他没玩牌，即在回避自己的赢运。

因此，观众的重点在托姆斯基、纳鲁莫夫和赫尔曼身上。赫尔曼面前放着一支孤零零的蜡烛，以便观众总能看清他。而三枝烛台（别尔金和普希金面前）则放在桌子靠近观众的那头。因此托姆斯基、纳鲁莫夫，尤其是赫尔曼被照得更亮。其他人则模糊不清。烛光摇曳，一切朦胧；银器反射在镜中，产生特别的闪烁——让人联想到棺槨的饰带、结婚戒指和洗礼十字架……

开场——画面静止。无声的场面，绝对的寂静。壁炉上的钟敲了五下。最后一声落下，一切复苏。所有人并非开始做什么，而是像玩完“冻结”游戏后，

继续手中的动作。别尔金斯文地吃着，胃口很好；托姆斯基懒洋洋地拨弄着盘子里的食物；普希金也是。客人丙正以一种野蛮的兴奋劲儿大快朵颐。客人甲吃得有条不紊。纳鲁莫夫适度地品尝，尽主人之谊。西尔维奥随意地坐着，啃着苹果。客人乙阴沉地盯着盘子，几乎看不见食物。赫尔曼吃得很实在，但不贪婪，很平常。也就是说，输家没胃口，没玩或赢家则有胃口，但各不相同。

三个穿绿色制服的仆人伺候着。

普希金（对托姆斯基，略带随意，像聊闲天）您若不介意，我们回头再结账……我把之前的算上，一并还您……

托姆斯基（真诚地）小事一桩……别在意。

纳鲁莫夫（轻松地）西尔维奥，您要现在收账吗？

西尔维奥（漫不经心）随您方便。

纳鲁莫夫隔着桌子递给他一张钞票，西尔维奥接过。这一切转瞬即逝。

客人乙（机械地目送钞票斜穿过桌子，经过自己，突然，仿佛从虚无中惊醒，猛地一颤，茫然地环顾众人，似乎记不起输给了谁，用颤抖的声音，对空无一人的方向说）您也请收好……

客人丙（几乎是兴奋地跳起来）乐意之至！

客人乙从各个口袋里掏出一沓沓钞票，放在桌上，看着它们，像是在告别，也不数，便推向客人丙。客人丙强压兴奋，顾及着体面，赶紧把钱塞进自己各个口袋。不小心捎带上一把勺子，也试图揣进兜里。

客人甲（从客人丙手里拿回勺子放回原处，带着责备和对客人乙的同情）您瞧，到底还是把家产输光了……我劝过您，可您太沉迷了……还冒险……奇怪，这太不像您的作风了……

客人丙（不得体，但并无恶意）敢冒险的人，才能在游戏中交好运！（快活地补充道）生活中也一样！！！！

西尔维奥（略带嘲讽，但转瞬即逝）您这么想？

纳鲁莫夫（得体地）诸位，我以为，每个人的命运，在天上就已注定了。

客人甲 那是伊斯兰教的观点。

纳鲁莫夫 不见得！许多基督徒也信这个！

别尔金（想了想）纳鲁莫夫先生，您认为命运是注定的吗？

沉默。

普希金（平淡地，他对谈话感到无聊）别尔金先生，您既然根本没打算拿牌，又在牌桌旁坐了一整夜，图什么呢？莫非您骨子里是个赌徒？

别尔金（认真地）打牌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我盯着看的不是牌，而是……命运。我三次猜中了下一张牌是什么。

普希金（跳起来，走到牌桌前，拿起一副牌，回到座位，洗着牌，略带挑衅地对别尔金说）您能猜猜……第四张牌吗？

别尔金（想了想，不太确定）黑桃皇后。

普希金掀开第一张牌，展示给大家看。

托姆斯基 三点。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普希金和别尔金。只有客人乙和赫尔曼漠不关心。普希金翻开第二张牌。

纳鲁莫夫（微微起身，以便看清，笑着）七点。

普希金翻开第三张牌。

客人甲 尖子（A）。

普希金翻开第四张牌。客人乙依然没反应，但赫尔曼举起蜡烛，想看得更清楚。

赫尔曼 黑桃皇后！

西尔维奥（突然地）好极了，别尔金！

客人丙（兴奋地）好极了！好极了！我嗓子都干了。

纳鲁莫夫（立刻对仆人甲）上香槟！

客人甲 斯特拉斯堡馅饼真不错！

仆人甲搬进一个银质冰桶，放在桌子中央，拿出一瓶香槟打开。仆人乙随即拿走空桶，又带回一瓶同样放在冰桶里。纳鲁莫夫从仆人甲手里拿过开好的香槟，自己给各杯斟满。托姆斯基拿起另一瓶，给其余客人倒酒。

赫尔曼（对托姆斯基）谢谢。我还是老样子，柠檬水。

托姆斯基笑着，还是给他倒了一杯。

仆人甲按纳鲁莫夫示意，拿走银冰桶。仆人乙拿走两个空瓶。

托姆斯基（起身）诸位，我提议，为命运干杯！

客人丙（跳起来）对！为好运，诸位！！！！

大家干杯。

仆人甲和仆人乙端回两个银冰桶，放在桌上。仆人丙立刻开始开另一瓶酒。客人乙仿佛回过神来，开始吃东西。仆人甲和仆人乙训练有素地服务。纳鲁莫夫从仆人丙手中接过下一瓶酒，给大家斟上。

客人丙（对纳鲁莫夫）纳鲁莫夫先生，您作为主人……我们干杯怎么没祝酒词啊？

纳鲁莫夫 诸位，有人想致祝酒词吗？

客人丙 让普希金来！他毕竟是诗人！（对普希金）您好像是诗人吧？我没搞错吧？

普希金（无视客人丙，跳起来，笑着）为托姆斯基干杯！祝他娶到波琳娜！

托姆斯基（假装难为情）说真的，亚历山大……

客人丙（已有些醉意，大笑）好极了！波尔和波琳娜！好极了！

纳鲁莫夫 为波尔·托姆斯基和美丽的波琳娜干杯！

客人丙 波尔和波琳娜！波尔和波琳娜……（笑得前仰后合……）

别尔金（沉思地）波尔……和波琳娜……

普希金（嘲讽地，自言自语）波琳娜和波尔……

就在此时，像常有的事，大家无缘无故地突然安静下来。极轻极轻地响起一段旋律。可能是格鲁克的，可能出自《伊菲姬尼在奥利德》。也可能采用其他旋律，具有同样丰富的色调、情绪、悲剧性和轻盈感，但必须选择一首贯穿始终的、非模仿的、18世纪某位日耳曼天才的真正旋律。在下文中，我将仅称这段音乐为“旋律”。

这旋律听起来仿佛来自地狱，似乎没人听见，但赫尔曼无意识地用指节敲击着酒杯，和着节拍。接着是普希金……

纳鲁莫夫（仅仅为了重新挑起话头）谁才是骨子里的真赌徒？那就是赫尔曼。（指着赫尔曼）

客人乙（带着嫉妒，也带着轻蔑）可他从来就没摸过牌！

托姆斯基（笑着）但他能整夜整夜地坐在牌桌旁！像是在发高烧！

别尔金（冷静地）注视着游戏的每一个转折……或命运的转折……

客人甲（和气地）浑身发抖。

纳鲁莫夫 是的，赫尔曼是真正的赌徒。骨子里的。

客人乙（带着明显的轻蔑）他没资本倒也罢了，可他还是有些家底的！

赫尔曼（不为所动）我的家底太少了。

托姆斯基（逗弄他，把一副牌扔到赫尔曼面前）要不，破了你的斋戒？

纳鲁莫夫（开玩笑地怂恿）新手运气好！（自己打开另一瓶香槟，瓶塞直飞天花板）

客人乙（也已颇有醉意）好极了，纳鲁莫夫！（递过自己的杯子）

纳鲁莫夫（给所有人斟满香槟，举起自己的杯子）为赫尔曼的赢运干杯！为他的好运！为他的命运！

客人甲 你们别怂恿他了，反正他也不会拿牌的！

客人乙（完全醉了）他可是个俄国化的德国人的儿子！他绝不会动他的资本的！

客人甲 没错，德国人善于控制自己的激情。

赫尔曼（无精打采地）纸牌游戏让我着迷。但我无力用必需之物去冒险，以求获得多余之物。

客人乙（近乎憎恨地）而且他只喝柠檬水！请注意——只有赫尔曼永远是清醒的！这很奇怪，诸位，你们同意吗！（挑衅地）我不喜欢这样！

所有人拿着酒杯，有些不知所措。客人丙迅速跑到钢琴前，掀起琴盖，试图弹出那段一直轻轻响着的旋律。仆人丙把客人丙的酒杯也端过去，放在钢琴上。

时钟敲了一下。（五点半。）

托姆斯基（调停地）赫尔曼是德国人，他精于算计，仅此而已。不过，要说谁让我觉得奇怪，那是我奶奶，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

客人丙（继续弹着琴，对托姆斯基）怎么？

托姆斯基 我不明白！我奶奶为什么不下注？

客人丙（大笑着，在原处，弹得更响了）什么？

纳鲁莫夫（很高兴尴尬局面被化解）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不下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托姆斯基 这么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别尔金（真正来了兴趣）不知道！

纳鲁莫夫（社交性地）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托姆斯基（举起酒杯）那么，为我奶奶安娜·费多托夫娜干杯！（一饮而尽，把杯子摔在地上）

所有人都快活地学他的样子（除了赫尔曼，他根本没喝），然后坐下。

托姆斯基 要知道，我奶奶大约六十年前去过巴黎，并在那里风靡一时。

客人丙终于弹对了旋律，声音很轻。

托姆斯基 人们都跟着她跑，想一睹“莫斯科的维纳斯”的风采。那时，夫人们都玩法罗。有一次在宫廷，她口头向奥尔良公爵输了一大笔钱。

赫尔曼无意中打了个哈欠。

客人乙（被冒犯地）那个德国人睡着了！

大家都看向赫尔曼。赫尔曼抖擞精神，刻意坐直了。

纳鲁莫夫（随口对仆人甲）给他来点咖啡！

仆人甲出去，顺便带走空冰桶。仆人乙也带着空瓶子跟了出去。

纳鲁莫夫（对托姆斯基）抱歉！请继续！

托姆斯基试图回忆他讲到哪里了。

别尔金 请继续吧，托姆斯基先生！

客人甲 太有趣了！

托姆斯基 哦，对……回到家，奶奶一边从脸上揭下美人斑，一边解开裙撑，向爷爷宣布了她输钱的事，命令他去付账。

仆人甲在赫尔曼面前放了一杯咖啡。赫尔曼不情愿地抿了一口。

托姆斯基（稍作停顿）先夫（已故的爷爷）相当于奶奶的管家。他怕她像怕火一样。然而，听到如此可怕的输额，他大发脾气，拿出账本，向她证明他们在半年内挥霍了五十万，在巴黎附近既没有莫斯科近郊的庄园，也没有萨拉托夫的领地，并断然拒绝付款。

赫尔曼的头垂到胸前，他打起了瞌睡。托姆斯基停了下来，看着赫尔曼。大家都看着。客人丙继续弹琴。

托姆斯基（决定继续）奶奶给了他一记耳光，然后独自去睡，以示她的不悦。

赫尔曼的鼾声迫使托姆斯基中断了叙述。客人丙也停止了弹奏。突然，西尔维奥拔出手枪，朝中间的镜子开了一枪。碎片叮当声。所有人都惊叫起来。赫尔曼一激灵，茫然四顾。

纳鲁莫夫（平静地）西尔维奥，你干什么？

西尔维奥（平静地）打苍蝇。

纳鲁莫夫 你一喝醉，就开始朝苍蝇开枪。

仆人甲和仆人乙赶紧收拾玻璃碎片。赫尔曼从椅子上起身，走到牌桌旁，困惑地盯着镜子。他显然处于半梦半醒之中。

纳鲁莫夫（不动声色地，对托姆斯基）抱歉！请继续吧！对不起，诸位！

客人甲（极感兴趣）是啊，请吧，请吧……

大家都坐下。只有赫尔曼仍靠在牌桌上，凝视着镜子。

托姆斯基 第二天，她叫人请来丈夫，希望家法起了作用。但是.....发现他毫不动摇。

客人丙停止弹琴，喝掉自己的香槟，回到桌旁，一屁股坐在赫尔曼的位置上，喝掉了他的咖啡。

托姆斯基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屈尊与他讲理，宽容地向他证明，债务也分三六九等，王子和马车匠之间是有区别的.....

这时，从打开的钢琴琴键下，流淌出最纯净的“旋律”。然而，在场的人仿佛都没听见。只有赫尔曼感到惊讶，向钢琴走了一步，便呆住了。

从左边的镜子里，走出一位光彩照人的年轻伯爵夫人，身穿白色连衣裙，梳着简单的、插着花朵的发式。但她身上有些东西是死气沉沉的、机械的，仿佛她是一个完美的玩偶。只有赫尔曼看见了她，他无法移开目光，像被催眠了一样。伯爵夫人微笑着，向赫尔曼点头。她无声地动着嘴唇，有节奏地摇晃着。（这嘴唇翕动和有节奏的摇晃仿佛是一个主题；它会重复，但会以可怕的形式出现在伯爵夫人临死的场景中。）赫尔曼一动不动。他几乎听不见托姆斯基在说什么。

托姆斯基 怎么可能？！爷爷在反抗！不，就是不行！奶奶不知道该怎么办.....

客人乙（恶狠狠地）那个德国佬还在睡！

客人们回头看赫尔曼。右边的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穿着古老、朴素家常衣服的人影。

伯爵夫人（对着虚空，轻蔑地）Paiez, monsieur... Je ne pas parlez avec vous... Je ne veux rien vous expliquer... Je vous meprise... Comment osez-vous revoltez... [1]

托姆斯基（继续他的故事，与伯爵夫人同时说话，仿佛他们处在不同的维度）奶奶认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大家都听说过圣·日耳曼伯爵吧？

纳鲁莫夫 关于他，有许多神奇的传说！

客人甲 他自称是永生的犹太人，是长生不老药和点金石（哲人石）的发明者，等等……（和善地笑着）

别尔金（同意客人甲的看法）大家都嘲笑他是骗子。

普希金（平淡地，只是解释）卡萨诺瓦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是个间谍。

托姆斯基 奶奶至今仍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一听到有人不尊敬他，就生气。

伯爵夫人 Homme de rien que vous etes... Vous me pousser a l'extreme et je y recourrai... [2]

托姆斯基（仍与伯爵夫人同时）奶奶知道圣·日耳曼可以支配大笔金钱。

伯爵夫人沉默了。

托姆斯基 她给他写了张便条。

他沉思起来。点燃烟斗抽起来。客人们都累了，安静下来，沉默不语。

停顿。

从右边的镜子里，走出圣·日耳曼。他身穿古老的金线绣花长下摆的坎肩（Justaucorps），袖口带花边，白色闪亮的紧身及膝马裤，镶宝石的皮鞋，戴着编成网状辫子的假发。

重要的是，伯爵夫人和圣·日耳曼的色调、姿态截然不同，明显与整体氛围格格不入。但圣·日耳曼不应像伯爵夫人那样像个机械玩具，他的外表应刻意显得古旧，在这种古旧中蕴含着逝去世纪的恢弘，那种恢弘的气息。

圣·日耳曼推开人影，想走过去。那人影向前倾倒。可以看出，那是一具骷髅。骷髅倒下，哗啦一声散架。圣·日耳曼用鞋踢开头骨，迈过其余的残骸，向伯爵夫人伸出戴着戒指的双手。他的神情庄重，脸上既有智慧，也有激情，真实、生动而热烈。

托姆斯基（抽着烟）那个老怪人立刻就到了！

伯爵夫人从镜旁拿起一支蜡烛，照亮圣·日耳曼。

托姆斯基 他说：“我可以为您提供这笔款项。”

圣·日耳曼吹灭蜡烛，拥抱伯爵夫人。

托姆斯基 “但我知道，只要不还清这笔钱，您就不会安心。”

一个娴熟的动作，她的裙子落到他们脚边。圣·日耳曼托起伯爵夫人，热烈地把她拥入怀中。

托姆斯基 “还有另一个办法。请听我说……”

并把她带过右边的镜子，途中吹灭了第二支蜡烛。

圣·日耳曼（边走边说）Je vous aime, je vous adore. Que vous etes belle, que vous etes jolie... Ma bien-aimee!（说着疯狂的爱慕、崇拜的话语；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最好不知道字面翻译，而是任由自己的想象力发挥）

只有赫尔曼和普希金在注视着这一切。

托姆斯基 于是，他向她揭示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们任何人都愿意付出高昂代价换取。

同样的旋律响起，但这次由一个充满激情女声歌唱。普希金看着赫尔曼。赫尔曼靠在钢琴上打盹。赫尔曼这里应给人一种分裂的感觉：对所有人来说，他只是睡着了；但他自己仿佛被带入了伯爵夫人和圣·日耳曼的世界，但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也是隐形的，就像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也是隐形的一样。

歌声在极高且充满激情的一个音符上停止。

客人乙 那德国佬还在睡，还在睡！拿香槟来！

客人甲 不过，诸位，今天差不多了！

别尔金 那么，后来呢？

纳鲁莫夫 大家都被吊起胃口了，波尔！

托姆斯基 就在当天晚上，奶奶出现在凡尔赛宫（银框镜子被灯光骤然照亮，银器上的光也反射出来），参加王后那里的牌局。奥尔良公爵坐庄。奶奶为没带钱来略表歉意，编了个小故事作为借口，并开始坐庄与他下注。

从**左**边的镜子里，走出奥尔良公爵，走向牌桌，途中从餐桌上拿起放在别尔金对面的那盏三枝烛台，放到牌桌上。从右边的镜子里，出现了伯爵夫人，她穿着古老的红石榴色连衣裙，戴着高耸的假发，脸上贴着美人斑。起初她不应被特意照亮，她的形象应略显模糊。她也走向牌桌，拿起普希金面前那盏三枝烛台。她站在公爵对面，高高举起三枝烛台。然后放下烛台，目光始终不离公爵，拿起一副牌，不看牌抽出一张，面朝下放在绒布上。她拿起粉笔在绒布上写字，眼睛始终只看着公爵。公爵举起三枝烛台，注视着她手里的粉笔。

公爵（惊讶地）Quelle somme!!! Je ne vois pas... [3]

伯爵夫人沉默。

这是他们第一次开口说话，如果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特别就好了；人工的、幽冥的、造作的……**怎么**样都行，只要不自然。

公爵 Vous ne vous trompez pas?! Personne ne nusait ainsi!!! [4]

伯爵夫人**不**答话。公爵放下三枝烛台，拿起另一副牌，开始发牌；将牌面朝上分到左右两堆，交替进行。下一张牌落到右边……

伯爵夫人 Stop!（亮出自己的牌）J'agagne!（**迅速**扫了一眼自己的牌，立即放下另一张牌）[5]

公爵收起自己的牌……牌落到右，左……

伯爵夫人 Stop!（亮出自己的牌）[6]

公爵 J'ai couhe votre carte! Sonnik! [7]

伯爵夫人在自己的牌中找出第三张，放了下来。

公爵也同样发牌，右，左……

伯爵夫人 Stop! Encore - sonnik! (吹灭了自己三枝烛台上的蜡烛) [8]

托姆斯基 奶奶难以置信地迅速翻了本！

公爵吹灭了自己三枝烛台上的蜡烛。

公爵 (嘟囔着) ... a droite, a gauche... (译：向右.....向左.....)

客人乙 (清醒地) 巧合！

公爵梦游般走近牌桌，但仿佛被一阵风掀起纸牌，牌四散飞扬。赫尔曼踱步到餐桌旁，停在托姆斯基对面，直勾勾地盯着他，几乎意识不到什么。

时钟敲了六下。此刻，公爵和伯爵夫人应已悄然从观众视线中消失。

纳鲁莫夫 怎么？你有个能连续猜中三张牌的奶奶，你却没从她那儿学到她的秘术？

托姆斯基 见鬼！她有四个儿子，包括我父亲。都是不要命的赌徒！可没一个她告诉过秘密！虽然这对他们没坏处！

纳鲁莫夫 (笑着) 甚至对你！

赫尔曼 童话！

托姆斯基 (瞥了一眼赫尔曼) 醒了。但我叔叔伊万·伊里奇伯爵告诉我一件事，他以名誉担保其真实性。已故的恰普利茨基，就是那个挥霍了百万家财在贫困中死去的人..... (停顿，略微想了想)年轻时他输掉了.....

赫尔曼独自猛地转向牌桌.....桌旁的阴影里，是伯爵夫人，穿着同样的连衣裙、假发，贴着美人斑.....托姆斯基的声音几乎传不到赫尔曼耳中。

托姆斯基绝望之中..... (她对年轻人的胡闹很严厉)怜悯了他.....

托姆斯基的声音被同样的旋律淹没，那旋律再次，仿佛又活了过来.....

从窗帘后面，走出年轻的恰普利茨基，扑倒在伯爵夫人脚下。伯爵夫人微微转过身站着，但现在她身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显然已是一个活生生的女

人。恰普利茨基亲吻她的鞋、她的脚，掀起裙摆，亲吻得更往上，拥抱她……亲吻肩膀、胸脯、脸庞……**伯爵夫人投入他的怀抱……**这一切只有赫尔曼看见。

那段与圣·日耳曼出现时同样充满激情的歌声，有力地响起。然后戛然而止。恰普利茨基消失在左边的镜子里。伯爵夫人留下，背过身去，摆弄着桌上剩下的几张牌。

托姆斯基 她给了他三张牌，让他一张接一张地下注，并让他发誓从此再也不赌。恰普利茨基不仅翻了本，最后还赢了……

赫尔曼一口喝干了自己的那杯香槟……

赫尔曼 三张牌……

伯爵夫人走过来，把手放在赫尔曼的肩上。赫尔曼察觉到触碰，转过身，惊恐地叫了一声。

赫尔曼 老太婆！

确实，此刻可以看清，伯爵夫人非常老了。

赫尔曼（抓住她的手）把您的秘密告诉我吧！把那三张必胜的牌告诉我吧！让我试试我的运气吧！我求您了，求您了！

伯爵夫人挣脱他的手，向右边的镜子走去。

赫尔曼（跟在她后面）我准备做您的情人！您已经八十七岁了！您可能一个星期后就要死了！两天后！没时间了！把您的秘密告诉我！三张牌！三张牌！把财富给我！财富！财富！三张牌！！！！

伯爵夫人消失在镜子里。赫尔曼想跟着迈步，但镜子转了过来，用黑色的一面正对着赫尔曼。赫尔曼呆住了。

普希金 天亮了！

仆人丙吹灭了牌桌上那两支单独的蜡烛。仆人乙同时拉开窗帘。仆人甲吹灭了钟旁最后一支蜡烛。房间里猛地变亮了。

客人甲 该回家了！

西尔维奥（戴上军帽，对仆人甲）叫马车！（略微向众人鞠了一躬，下）

仆人甲赶紧跑到他前面。

客人丙（精神抖擞地）那个德国人也醒了！（笑着戴上军帽）

别尔金（伸着懒腰站起来）不过，该睡觉了。

纳鲁莫夫（面无表情地）天亮了。

客人乙（阴沉地）天亮了。

托姆斯基 确实，天亮了。（戴上军帽）

赫尔曼昏了过去。大家都围上去。

纳鲁莫夫（对仆人乙）快去找医生！

普希金 不必麻烦了！是昏厥。关于三张牌的那个奇闻对他想象力刺激太大了。

别尔金 我一直怀疑赫尔曼有着强烈的激情和炽热的想象力。

纳鲁莫夫（对仆人乙）拿水来！（扶起赫尔曼，让他半坐着）

客人乙 这德国佬又怎么了？

客人丙（把客人乙拉到一边，神秘地告诉他）这个赫尔曼，是那个老伯爵夫人……安娜·费多托夫娜……的私生子！啊？

客人乙（厌恶地）胡说！（离开客人丙）

仆人乙端水来。客人甲往赫尔曼脸上洒水。赫尔曼睁开眼睛，微微抬起身。

赫尔曼 我在哪儿？

客人甲（对赫尔曼）您大概是绊了一下。

客人丙（快活地）摔在地板上了！

纳鲁莫夫 是不是那个奇闻对您起作用了？

客人甲 得了吧！怎么能相信奇闻呢？

赫尔曼 不！计算、节制和勤劳——这才是我稳赢的三张牌，这才是能增长我资本的东西！

幕布落下，幕布上画着灰暗阴沉潮湿的彼得堡。其中一栋房子有一扇窗户（在幕布上切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丽莎，穿着与伯爵夫人第一次出现时相同的白色连衣裙。（丽莎和年轻的伯爵夫人必须由同一位女演员扮演）发型稍有不同，动作更活泼，但相似之处惊人。可以猜到丽莎在弹钢琴，虽然透过窗户不能完全看到她，她正在弹奏那同一段旋律。

在远处，离窗户很远的地方，站着赫尔曼，只穿一件长礼服，没戴帽子，他不停地望着那扇窗，窗里是丽莎俯身在钢琴上的头影。

丽莎转过头，看见了赫尔曼……音乐声戛然而止。他们凝视着彼此。

致导演们：我不希望在第一幕有任何故弄玄虚的神秘感。客人们之间的谈话是最普通的，生活化的，以被不公正鄙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进行……圣·日耳曼、公爵、年轻伯爵夫人的出现，仅仅是赫尔曼的梦。过早地揭开这个梦是命运的预兆，是不利的。让神秘感在这一幕中如同影子、背景、淡淡的暗示存在……只有最后，丽莎和赫尔曼对视的场景，才应意味深长。

第二幕

同一幅彼得堡幕布，但现在是白色的、被雪覆盖的；同一扇窗户，但窗帘的图案和风格类似纸牌背面，是红色调的。这一幕的前半部分以黑白灰为主调，夹杂一些跳脱的细节。

雪轻柔地飘落。赫尔曼还在老地方，但穿着海狸皮大衣，戴着帽子。他不停地看着那扇窗。

窗帘微微拉开；窗里可见丽莎戴着帽子和斗篷，她看到了赫尔曼，发出一声短促的轻笑（她喜欢他站在那里，她的笑是淘气的，完全天真，没有卖弄风情和鼓励的意味）。随即她消失在窗帘后。

两个肥胖、雍容的男仆搀扶着裹在紫貂皮大衣里的伯爵夫人。丽莎穿着单薄的斗篷和帽子跟在后面。

伯爵夫人（用破锣嗓子，恼怒地）马车套好了没有？

丽莎（温顺地）马车早就在等着了。

伯爵夫人（停下来，长时间打量丽莎，责备地点头）你这穿的是什么？干什么？要去勾引谁？天气怎么样？有风吗？

男仆甲 回夫人，没有……

男仆乙 天气很平静……

伯爵夫人 你们总是信口开河！有风！冷得很！把马车退掉！我们哪儿也不去了，丽莎尼卡，你白打扮了！

伯爵夫人被费劲地转过身，搀扶着往回走。丽莎又落在伯爵夫人后面。她出于好奇，匆匆回头看了一眼，想近处看看赫尔曼。伯爵夫人几乎已被带离视线。赫尔曼立刻跑到丽莎身边，抓住她的手。丽莎轻叫了一声。

赫尔曼 信！（随即快步离开）

丽莎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张折好的纸，迅速将其藏进袖口。恰在此时，伯爵夫人回头看她，瞥见了正匆匆离去的赫尔曼。

伯爵夫人 刚才和我们打招呼的是谁？

丽莎（心不在焉地）这座桥，好像叫豌豆桥……

伯爵夫人 你怎么了，我的孩子？是抽风了还是怎么着？你是听不见我说话还是听不懂？谢天谢地，我口齿还清楚，也还没老糊涂！（她按自己的示意，被搀扶下去）

丽莎环顾四周，迅速展开纸条阅读。

丽莎 疯狂……热烈……一见钟情……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你的目光……天使……

伯爵夫人的声音 丽莎在哪儿？真受不了！总是叫不到她！总是要等她！现在又跑到哪儿去了？去找她来！

丽莎揉皱信纸想扔掉，但改变了主意，迅速抚平，重新叠好，藏进袖口，跑去追伯爵夫人。

空荡的舞台。幕布。雪。窗帘。透过窗帘隐约可见房子里点起了灯。傍晚来临。赫尔曼返回。他看着窗户。朝窗户扔了一个雪团。

窗帘立刻拉开了。丽莎，已摘掉帽子，转动着头，寻找赫尔曼。他向她打手势，引起她的注意。丽莎朝窗外扔出一个封好的信封。赫尔曼敏捷地捡起。丽莎确认信封已送到，立即拉上窗帘。

赫尔曼仰头望向窗户，但那里已空无一人。

赫尔曼（走到一边，撕开信封的封蜡）好。这是我的信。我预料到了。这是她的回复。“我相信您有诚实的意图，您不想用轻率的举动冒犯我；但我们的相识不应以这种方式开始。退回您的信，并希望今后再无理由抱怨您无礼的不尊重。”很好！正如所料！游戏开始了！（下）

幕布拉起。

伯爵夫人的起居室。褪色的锦缎扶手椅，带羽绒靠垫的长沙发对称地靠墙摆放（其颜色让人联想到纸牌的背面）。两幅等身大小的银框肖像——圣·日耳曼和年轻的伯爵夫人。肖像之间是一面银框镜子。到处摆放着洛可可风格的

矫揉造作的牧童和牧羊女瓷器——这是伯爵夫人从巴黎带回的、对过去的回忆。

两扇屏风：一扇后面是伯爵夫人的卧室；另一扇后面，是通往楼上丽莎房间的狭窄旋转楼梯。丽莎的房间里有：一张铁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五斗柜、一个神龛——**神龛**前有银质油灯。在起居室，有圣像壁，中央是圣母像，圣母像前也有银质油灯。

伯爵夫人坐在高背扶手椅里，面对镜子，背对观众。一个嘴里塞满发卡、手里拿着胭脂盒的女仆，正在服侍伯爵夫人：给她化妆，戴上一顶配有宽大红丝带的深紫色高帽（别忘了与纸牌背面的联想）。

丽莎穿着白色连衣裙，头发上插着鲜花，坐在躺椅上绣花。

第二幕前半段的色调主题：先是灰色和白色——即背景，不确定性；未知命运将在这灰色背景上书写什么。而雪，象征着纯洁、青春、天真、开始、新娘……

在接下来这一幕中，没有灰色。主题是纸牌的背面、做了记号的牌。在开场时作为细节呈现的东西（丽莎窗户上的窗帘），现在占据了主导。伯爵夫人周围的一切，都像是被做了记号，像可能出千。而这里唯一纯洁的是丽莎。她的命运是成为新娘。应有一种她的命运可能被扭曲的感觉。这一幕的主题与伯爵夫人有关，而不仅仅是丽莎与赫尔曼的爱情，尽管乍一看可能如此。因此，第三个色调是古老、破旧、挂毯的感觉、巴黎的幽灵、上个世纪的幽灵……**伯爵夫人**比丽莎强大，伯爵夫人背后更有内容。丽莎，和托姆斯基一样，本质上还什么都不是，是虚空，是强者利用的工具。

托姆斯基（进入）您好，grand maman（奶奶），您好，丽莎小姐！奶奶，我是来求您件事的。

伯爵夫人 什么事，波尔？

托姆斯基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我的一位朋友，在舞会前带他到您这儿来，可以吗？

伯爵夫人 把他直接带到舞会上，在那儿介绍就行了。你昨天去叶列茨基家了吗？

托姆斯基 去了！非常愉快！一直跳舞跳到凌晨五点！波琳娜真美！

伯爵夫人 得了，亲爱的！你的波琳娜有什么好的？她祖母，达里娅·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当年那才叫美！对了，我猜达里娅·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一定老得不成样子了吧？

托姆斯基（心不在焉，因为他正在寻找机会接近丽莎并和她密谈几句）老？她七年前就去世了……

丽莎拼命地向托姆斯基打手势……（他们对伯爵夫人隐瞒她同龄人的死亡）两人都惊恐地看着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无动于衷地）死了？我还不知道呢！好了，波尔，扶我起来！丽莎尼卡，我的鼻烟壶呢？

托姆斯基帮助女仆将伯爵夫人扶到屏风后的卧室，女仆继续在那里为她梳妆。丽莎从屏风后面递过鼻烟壶。

托姆斯基（立刻坐到丽莎身边，低声说）我主要是来找您的。

丽莎（低声地）您想介绍的是谁？

托姆斯基 纳鲁莫夫。您认识他吗？

丽莎 不认识。他是军人还是文官？

托姆斯基 军人。

丽莎（不经意地脱口而出）工程兵？

托姆斯基（直视着她，好奇地）不。（停顿）是骑兵。您为什么以为他是工程兵？

丽莎笑了，以掩饰尴尬，没有回答。

伯爵夫人（从屏风后）丽莎，给我念点什么！

丽莎拿起一本书翻着。

伯爵夫人 你在磨蹭什么？给我念本新小说，但不要现在流行的那些！

托姆斯基 这是怎么说，奶奶？

伯爵夫人 要那种主人公不恨他父亲也不恨他母亲，而且谁也没有杀死谁的小说……

托姆斯基 现在没有这样的小说！

伯爵夫人 那就把书放下，丽莎！听够了废话！丽莎，你尽说些蠢话！

丽莎（轻声对托姆斯基，带着幽默）这就是我的生活！

托姆斯基 您不厌倦做家里的殉道者吗？

丽莎 我是殉道者？（笑）

托姆斯基 不是吗？您倒茶，却因多放了糖挨骂！您大声念小说，却要为作者的所有错误负责！您陪奶奶散步，却要为天气和道路负责！

丽莎（克制地）我拿工钱的。

托姆斯基 却从不按时付清！还要求您穿得和大家一样……也就是说，和极少数人一样。

丽莎 伯爵夫人的心肠不坏。

托姆斯基 她只是任性、吝啬和自私而已。寄人篱下是苦涩的，踏上别人的台阶是沉重的……（真诚地）您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吧？

丽莎沉默，再次拿起绣品。

托姆斯基 您比许多待字闺中的小姐可爱一百倍！

丽莎 我是个没嫁妆的姑娘。求婚者都精于算计。

托姆斯基 再忍忍……他快来了……（神秘地）您的拯救者就要出现了！

伯爵夫人（从屏风后）波尔，你在那儿干什么？

托姆斯基 我在和丽莎尼卡说话。

伯爵夫人 准是无聊了？到我这儿来！

波尔走到屏风后找伯爵夫人，他们看不见了。丽莎立刻跳起来，望向窗外。

男仆甲（进入）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

丽莎一惊，从窗边跳开。

男仆甲 时装店的玛姆泽尔（女店员）找您！（下）

丽莎（心烦意乱地）又是来要钱的吧……我的工钱又忘了发……

一个年轻的女店员进来，递给丽莎一张便条。

丽莎（接过）账单？

女店员（戏谑地）根本不是，小姐！

丽莎（看着折好的信）亲爱的，您弄错了，这张纸条不是给我的。

女店员（笑着）不，就是给您的！请看吧！他们要求见面，在等回音呢！

丽莎（回头看了一眼屏风，打开纸条）不可能！这不是写给我的！（撕成碎片）

女店员 如果信不是给您的，您为什么要撕掉它呢？

丽莎 小声点！

女店员（会意地压低声音）我会把它退还给寄信人。

丽莎 拜托了，亲爱的！（把女店员推出起居室，在这里已是愤怒地）以后不要再给我带纸条了！告诉派您来的人，他应当感到羞耻！

女店员 小姐，您错了。他不是那种会退缩的人。

托姆斯基（出来）再见，奶奶，我赶时间……

撞上丽莎和女店员，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女店员。

女店员吃吃地笑着，扭动着身子。

丽莎（冷冷地对她，此刻她突然有些像伯爵夫人）走开，亲爱的！

女店员立刻停止嬉笑，退了出去。

托姆斯基 对不起，如果我打扰了您，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

丽莎 没关系。这些时装店女郎又蠢又烦人！

托姆斯基 您为什么以为纳鲁莫夫是工程兵？

丽莎没回答。

托姆斯基 您一定，（意味深长地）一定要和纳鲁莫夫跳玛祖卡！记住，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别弄错了！（吻了吻她的手，下）

伯爵夫人的声音 丽莎尼卡，丽莎尼卡！怎么总是叫不到人？

丽莎 我在这儿。（回到起居室）

伯爵夫人 你换好衣服了吗？

丽莎心不在焉地沉默。

伯爵夫人（从屏风后）没换好？真受不了！总是要等你！

丽莎想出去。

伯爵夫人 你又跑哪儿去？

丽莎 换衣服。

伯爵夫人 来得及，我的小姐，坐这儿，万一我有事需要你。

丽莎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显然她看到了赫尔曼。她久久地望着他。

丽莎（轻声，但仿佛希望赫尔曼能听见）这就是我的生活。

幕布落下。但这是一块不同的幕布，上面画满了纸牌，仿佛它们被胡乱地撒在上面。半明半暗。玛祖卡舞曲响起。舞台两侧，赫尔曼穿着长礼服，手里拿着信，和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坐在扶手椅里，穿着那身华丽石榴红连衣裙和戴着插有新鲜玫瑰的假发，仿佛仍活在十八世纪。她身旁站着两个男仆。他们都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如同雕像。他们将保持这个姿势直到这场结束。

赫尔曼（非常激动，读着信）今晚在法国公使那里有舞会。伯爵夫人会去。我们会在那里待到两点左右……

明亮的灯光。托姆斯基与丽莎跳舞。

托姆斯基 那么，您到底为什么以为纳鲁莫夫是工程兵呢？

丽莎 这支玛祖卡没完没了……我累了……请带我去奶奶那儿吧。

托姆斯基 奶奶不知为什么总去舞会，坐在角落里，涂脂抹粉，穿着老式服装，像舞厅里一个丑陋而又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在她身边您会显得很可怜……您为什么不想跳舞了？

丽莎 和您跳舞，我扮演的角色更可怜……

托姆斯基 这又是为什么？

丽莎 要不是您跟波琳娜公爵小姐赌气，您根本不会注意到我，也不会请我跳舞！

托姆斯基 按您的说法，我为什么要跟波琳娜赌气呢？

丽莎 她一反常态，没有跟您调情。您为了表示无所谓和报复，才请了我，用这没完没了的玛祖卡折磨我。

托姆斯基 您真自尊心强……但我也知道一些关于您的事，比您想象的多！比如，您对工程兵军官的偏爱！

丽莎笑了，以掩饰尴尬。他们继续跳舞。

赫尔曼（继续读信）……待到两点左右……这里有机会让我和您单独见面。等伯爵夫人一离开，她的仆人大概也都会散了，门厅里只剩下看门人，但他也通常会回到自己的小屋去。

丽莎（对托姆斯基）这些您都是从哪儿知道的？

托姆斯基 从一位您认识的人的朋友那儿……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丽莎 这位了不起的人是谁？

托姆斯基 他叫赫尔曼。

赫尔曼（读信）请您在十一点半来。

托姆斯基 您怎么老是出错？

赫尔曼（读信）直接上楼。如果在前厅碰到人，就问伯爵夫人是否在家。会有人告诉您‘不在’，那就算了。您得回去。

托姆斯基 这位赫尔曼是个真正浪漫的人物。他有拿破仑的侧影，却有梅菲斯特的灵魂。我想，他良心上至少有三桩罪行！您怎么停下来了？

但此时音乐停了，可托姆斯基和丽莎仍站着交谈。

赫尔曼（读信）不过，您多半不会碰到任何人。丫头们都在自己屋里，都挤在一个房间。

纳鲁莫夫和波琳娜走向托姆斯基和丽莎。

纳鲁莫夫（对托姆斯基）原来你在这儿？我和波琳娜到处找你。

波琳娜（不看**托姆斯基**，对**丽莎**）**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您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您怎么了？

丽莎（赶紧地）我头疼。

托姆斯基（对**波琳娜**）我用无聊的**玛祖卡**闲聊折磨了她。

波琳娜（相当不客气地挽起**丽莎**的胳膊）亲爱的**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我把您从这位饶舌鬼身边带走！（把**丽莎**拉到一边）请您做件好事，陪我去化妆间。我需要在衣服上整理一下。（下）

赫尔曼（读信）从前厅向左走，一直走到伯爵夫人的卧室。

纳鲁莫夫（目送**丽莎**）这才是你奶奶真正的瑰宝！比三张牌的秘密更珍贵的瑰宝！

托姆斯基 这可是恋人的感叹！你在哪儿见过她？

纳鲁莫夫 在教堂，在散步时……我梦见过她好几次……

托姆斯基（笑）你对我奶奶的养女有意？

纳鲁莫夫（认真地）我对她有所图。但奇怪的是！有一次我和**赫尔曼**谈起**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他很不高兴，一个劲儿劝我打消念头。我想，他自己对**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有意，对她有所图。

托姆斯基 **赫尔曼**不会娶一个没嫁妆的姑娘！

纳鲁莫夫 他对我的兴趣非常不满。

赫尔曼（读信）在卧室里，屏风后面，您会看到两扇小门：右边是书房，伯爵夫人从不进去……

托姆斯基（对**纳鲁莫夫**）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奶奶。不过她早就记不住任何人了。（把**纳鲁莫夫**带到伯爵夫人面前）奶奶，请允许我介绍我的一位密友，近卫军骑兵军官，**纳鲁莫夫**？

纳鲁莫夫深深地、恭敬地鞠躬。伯爵夫人威严而冷漠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纳鲁莫夫又鞠了一躬，两人退下。

赫尔曼（读信）……右边是书房，伯爵夫人从不进去。左边是走廊，紧接着是一条狭窄的旋转楼梯……它通向我的房间。（猛地转身，下）

波琳娜和丽莎回来。

托姆斯基（对纳鲁莫夫）我还没把你介绍给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呢！我的朋友纳鲁莫夫，军官……（狡黠地）近卫军骑兵。

丽莎垂下眼睛，行屈膝礼。

托姆斯基 但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不知为何偏爱工程兵军官。

玛祖卡。

纳鲁莫夫（对丽莎）请您赏光！

丽莎（赶紧地）这支玛祖卡我答应了波尔！

波琳娜（不客气地）您搞错了，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波尔早就约了我跳这支玛祖卡！

托姆斯基 是我搞混了。对不起，丽莎。（带走了波琳娜）

纳鲁莫夫（鞠躬对丽莎）我运气真好。您允许吗？

但他刚要伸手去搂丽莎……

伯爵夫人（从远处，大声而威严地）丽莎！她跑哪儿去了？我们该走了！丽莎，我们该走了！！

第三幕

相当昏暗。伯爵夫人坐在起居室的镜子前。她刚从舞会回来。她穿着和赫尔曼第一幕梦中同样的石榴红连衣裙。戴着同样的扑了粉的高假发，装饰着新

鲜玫瑰。她背对观众坐着，镜子是暗的，看不出伯爵夫人是年轻还是年老。两支没有烛台的普通蜡烛和圣像壁前油灯的光。伯爵夫人一动不动，烛光投下摇曳的阴影.....是梦还是真？

丽莎穿着白色舞会礼服，头上戴着（和伯爵夫人一样的）玫瑰，没有脱下她那薄薄的披肩，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裸露的双臂交叉在胸前。她面前的神龛里有油灯，桌上有支普通蜡烛。她的房间里不能有镜子。

两个女人都完全静止。远处传来钟声。十二下。

丽莎（第十二响刚结束）他没来。

同时，女仆走进伯爵夫人房间，开始服侍她：取下假发，戴上睡帽。伯爵夫人立刻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太婆。

丽莎跪在神龛前，望着圣像，双手合十贴在胸前，样子动人。

丽莎（虔诚地）上帝啊，饶恕我，怜悯我吧！保佑你的仆女免受诱惑，就像你今天让我避开了诱惑一样。感谢你，上帝，没有让这次见面发生，阻止了他来！

女仆帮伯爵夫人从扶手椅里站起来，从她衣服上取下许多别针，直到裙子终于落在她们脚边。

丽莎（仍跪着，但不知不觉从祈祷中分了心）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从我第一次在窗口看见那个年轻人.....还不到三个星期.....（激动地站起来，双手捂住脸颊）

当伯爵夫人的裙子落下时，丽莎也脱下了披肩。仿佛两人都半裸着。

女仆给伯爵夫人穿上宽松的白色睡衣。女仆自己穿灰色衣服，她的存在应尽可能不起眼。白色应逐渐增多。

丽莎（仍然站着）我们已经开始通信了！他甚至已经设法让我同意夜里见面！

伯爵夫人再次坐进扶手椅，挥手示意女仆离开。女仆吹灭蜡烛，拿起伯爵夫人的衣服，下。伯爵夫人独自留下，只有油灯的光线才能勉强看见她。

与此同时，丽莎掀开床罩（床是白色的），吹灭蜡烛，但没有脱衣服，而是若有所思地坐在床上。这里也只有油灯的光线。寂静和静止笼罩一切。

丽莎 我只知道他的一些信上签了名……才知道了他的名字……从没和他说过话……就在今晚，我才第一次在舞会上听到他的名字……奇怪……一切都奇怪……我是否能知道，今天上帝究竟保佑我躲开了什么？（陷入沉思）

伯爵夫人（对着镜子）老太婆……（自己在扶手椅里转过身来。）

她坐着，无声地动着嘴唇，但不是自言自语，因为她脸上没有任何思想、任何感情。她左右摇摆。这嘴唇翕动和摇晃，似乎不由她控制。（这与第一幕中年轻迷人的伯爵夫人动嘴唇和摇晃是同一个主题——此刻，这两个形象应在观众潜意识中重合）钟敲了一下，随着这一声，赫尔曼（还穿着那件长礼服）从屏风后一步跨出，站在伯爵夫人面前，注视着她。

伯爵夫人直视赫尔曼，但显然她没看见他，她的意识不知在何处。

赫尔曼（见伯爵夫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意识到他在场）伯爵夫人！安娜·费多托夫娜，别害怕，看在上帝份上，别害怕！

赫尔曼本人没有任何阴森或宿命的东西。他深夜来访，显得很可笑。伯爵夫人看不见也听不见他。

赫尔曼（以为她聋了，凑到她耳边）我没想伤害您。我来是求您发发慈悲。

突然，伯爵夫人身上所有的一切瞬间改变。嘴唇停止了翕动，身体不再摇晃。她看到了——面前是个男人。

伯爵夫人 Bonjour（你好），恰普利茨基！（带着宽容的微笑，伸出手让他亲吻）

赫尔曼（吻她的手）您可以成就我一生的幸福。这对您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伯爵夫人轻轻地、卖弄风情地笑了；她忘了自己已经很老了。

赫尔曼（在她的手上印满亲吻）我知道您可以连续猜中三张牌。

伯爵夫人抽回手，紧盯着赫尔曼的脸。

伯爵夫人 不是恰普利茨基？（社交性地微笑着对赫尔曼点头）那是个玩笑。
（卖弄风情地）我向您发誓！那是个玩笑！

赫尔曼（直起身来）这种事开不得玩笑！（恼怒地）您帮恰普利茨基翻了本！

伯爵夫人低下头，仿佛忘记了赫尔曼。远处，仿佛在她的大脑里，响起了“旋律”。

赫尔曼 您能把这三张必胜的牌也告诉我吗？

伯爵夫人依然坐着。旋律在响。

丽莎（保持同样的姿势，在自己房间里）我怕……我感觉要发生坏事……

赫尔曼 您为谁保守您的秘密？为您的孙子们？他们已经很富有了！他们不知道金钱的价值！他们会在贫困中死去！连魔鬼的力气也帮不了他们！

圣·日耳曼无声地从他的肖像中走出，站在那里看着赫尔曼和伯爵夫人。

赫尔曼（没看见圣·日耳曼）我不是败家子！您的三张牌在我手里不会浪费！说吧！！！

丽莎（在自己房间）坏事……哦，我好怕……

赫尔曼（在伯爵夫人面前跪下）如果您的心曾感受过爱情，如果您还记得它的狂喜，如果您曾对着新生儿的啼哭微笑过……

伯爵夫人微微向赫尔曼倾身，端详着他。

赫尔曼如果您胸中曾有过任何人性的东西在跳动，那么我以妻子、情人、母亲的感情，以生活中一切神圣的事物恳求您，不要拒绝我的请求！把您的秘密告诉我吧！它对您有什么用？

伯爵夫人（不安地）*Qui etes-vous?* [9]

赫尔曼 也许它和可怕的罪恶、永恒福祉的毁灭、和魔鬼的契约有关.....您想，您已经老了；您活不长了——我愿意把您的罪孽揽到我的灵魂上。只要您把秘密告诉我！您想想，一个人的幸福就在您手中.....不仅是我，还有我的孩子、孙子和曾孙，都会祝福您的记忆，把它当作圣物来崇拜.....

伯爵夫人一言不发。旋律渐强。

赫尔曼（猛地从膝上站起）老巫婆！那我只好强迫你回答！（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伯爵夫人）

就在这时，伯爵夫人看见了圣·日耳曼。他向她伸出戴着戒指的双手。伯爵夫人笑了，把手伸向圣·日耳曼.....旋律渐弱，永远地中断了。钟敲了两下。随着第二响，伯爵夫人的头垂到胸前，她不动了。

丽莎跪倒在神龛前，无声但热烈地祈祷着，动着嘴唇，摇晃着身体。（第三个主题：应感到伯爵夫人和丽莎之间有相似之处，同宗同源，乱伦，如果赫尔曼确实是伯爵夫人的私生子——这种感觉是谜团之一：伯爵夫人致命的罪孽是什么，赫尔曼成功将其揽到自己身上；这罪孽是否落到了他身上？）

赫尔曼（抓起伯爵夫人的手，恼怒地）别孩子气了！我最后问您一次，您愿不愿意告诉我那三张牌？是还是不是？

睡帽从伯爵夫人头上滑落，露出光秃秃的头骨。很明显，她死了。

赫尔曼环顾四周，看到了圣·日耳曼，他正向他行了一个最恭敬、虽然略带一丝嘲弄的鞠躬。赫尔曼惊叫一声，举起手想画十字，转向圣像，却看到圣母像变成了黑桃皇后.....油灯熄灭了。赫尔曼猛地冲出起居室。

窗外附近突然刮起了暴风雪。风大声呼啸。

丽莎，仍穿着舞会礼服，头发上插着玫瑰，蜷腿坐在床上，靠在墙上，打起了瞌睡。钟敲了三下。第三响时，赫尔曼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丽莎立刻感觉到了，睁开眼睛，猛地一颤，看着他。

赫尔曼沉默。

丽莎（声音颤抖）您的脸色多苍白啊？

赫尔曼不答话。停顿。

丽莎（挪到床边，垂着腿，机械地开始摘掉头上的花）您在哪儿？

赫尔曼 在老伯爵夫人那儿。我刚从她那儿来。伯爵夫人死了。

丽莎（跳起来）天哪！（靠近赫尔曼）您在说什么？

赫尔曼 我是她死亡的原因。

丽莎（从他身边退开，轻声，带着恐惧）坏事！

赫尔曼（坐到床上）我的信，我的请求，我固执的追求——都不是爱情。

他说话没有语调。丽莎站在他面前听着。

赫尔曼 金钱——这才是我灵魂渴望的东西！您无法满足我的欲望，无法使我幸福！可怜的养女，您不过是杀害您老恩人的凶手的一个盲目帮凶。

丽莎的双腿发软，她扑倒在赫尔曼身边的床上，头伏在胸前，抽泣起来。赫尔曼沉默而冷漠地看着她。丽莎哭得很真诚，很优美，很动人。但这显然丝毫未打动赫尔曼。

赫尔曼（对丽莎）现在后悔太迟了！别哭了！

丽莎停止哭泣，抬起头，看着赫尔曼的脸。

赫尔曼（突然绝望地抱住自己的头，在极度痛苦中反复说着）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多么可怕！！！

丽莎同情地抓住他的手。

赫尔曼（绝望地对丽莎）多么可怕……无可挽回地失去了……那个我指望能使我发财的秘密！

丽莎（站起来，挺直身子，平静地对赫尔曼）您是个怪物！

赫尔曼（反驳她）我没想让她死。我的手枪没上子弹。

两人都沉默了。钟敲了四下。

第四响时，圣·日耳曼跪在死去的伯爵夫人面前。

圣·日耳曼（亲吻她的手）Je vous aime, je vous adore. Que vous etes belle, que vous etes jolie... Ma bien-aimee!

钟敲了五下。第五响时，圣·日耳曼抱起死去的老妇人，带着她穿过镜子，穿过虚无的走廊。

天亮了。丽莎站在桌旁，整理着玫瑰。赫尔曼以拿破仑的姿势站着。

丽莎（关于花，机械地）玫瑰凋谢了……（回头看着赫尔曼）您怎么出去？（停顿片刻）我可以带您走秘密楼梯，但……要经过……奶奶的房间……我怕……

赫尔曼（无表情地）告诉我怎么找到那秘密楼梯。我自己出去。

丽莎看着他的脸低语，然后从五斗柜里拿出一把大钥匙递给他。赫尔曼接过钥匙，看着丽莎，俯身吻了吻她的头。

钟敲了六下。第六响时，赫尔曼走上旋转楼梯。暴风雪仍在肆虐。

赫尔曼（在楼梯上停下，环顾四周）那么，老妇人安息了。她一定还坐在那儿，僵硬了。可怕！（沉默，环顾四周）也许，就在六十年前，顺着这楼梯，从这间卧室里，在同样的时刻，一个戴着假发、穿着绣花长礼服、把三角帽紧按在胸口的年轻幸运儿，曾悄悄溜走，他早已腐烂在坟墓里，而他年迈情妇的心脏，在今天停止了跳动。

赫尔曼走进起居室，试图不看不经过那把扶手椅，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还是回头看了一眼，椅子是空的。赫尔曼呆住，久久地望着椅子。听到拖沓的脚步声。赫尔曼循声回头，迅速躲到屏风后。脚步声停了。没人。赫尔曼探出头，倾听，走出来……伯爵夫人以他离开她时同样的样子走了进来，坐在椅子上，保持着死去时的姿势……

赫尔曼（在尸体前僵住）我眼花了……

伯爵夫人（抬起头，看着他，笑了）我想起你是谁了……

赫尔曼急忙冲出去，但在门口，年轻鲜活的伯爵夫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她仍然戴着那顶插着新鲜玫瑰的假发，穿着石榴红的连衣裙。老伯爵夫人离开了椅子，退了下去。

赫尔曼（看着年轻的伯爵夫人）我认出您了！（回头看椅子，椅子上空了）

伯爵夫人 我违背自己的意愿来到你面前。但我奉命满足你的请求。三点、七点和尖子（A）会连续为你赢钱，但条件是，你一生再也不许赌博。我原谅你杀了我，但你要娶我的养女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转身，走进自己的肖像。）

赫尔曼 三点、七点、尖子……三点、七点、尖子……三点、七点、尖子……（走近镜子，镜子里死去的伯爵夫人正看着他。）

赫尔曼（对着她的脸）我要利用这个让我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秘密！（低下头，但听到一阵奇怪的笑声，又看向镜子。）

现在，镜子里是黑桃皇后在笑。

幕布落下。

三个仆人搬出一张牌桌。摆好粉笔和纸牌。桌子中央放上一盏三枝烛台。仆人退下。舞台空了一会儿。

别尔金和普希金上。

别尔金（继续说着）……**切卡林斯基**一辈子都在牌桌上度过。现在他在彼得堡。所有人都为了牌局而忘记了舞会……

托姆斯基挽着**波琳娜**上。**波琳娜**笑着，摇着扇子。仆人甲立刻用托盘给他们端来冰淇淋。

普希金 **波尔**和**波琳娜**……（转瞬即逝，嘲讽地）**波琳娜**和**波尔**……（和**别尔金**走到一边。）

波琳娜接过冰淇淋吃起来。另一侧，**纳鲁莫夫**挽着**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上。两位男士都穿着制服。

波琳娜（对**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Bonjour（你好）！

丽莎（对**波琳娜**）Bonjour（你好）！

纳鲁莫夫（对**托姆斯基**）你晋升骑兵大尉了！恭喜！

托姆斯基 你打算去探望可怜的**赫尔曼**吗？他怎么样？

纳鲁莫夫 从你奶奶去世后，整整一年他都很不好，大家都担心他的神志，但大约半年前，他完全康复了。

波琳娜（对**丽莎**）我听说，您收养了一个养女？

丽莎 是的，是我丈夫的一个远亲。

纳鲁莫夫 **丽莎**希望把她从乡下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托姆斯基 瞧，**切卡林斯基**本人来了！

众人退向两旁，**切卡林斯基**走到桌前。他大约六十岁，相貌可敬，头发花白，眼神活跃。他总是面带微笑，非常有教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在桌旁停下。

客人甲、客人乙、客人丙上。**托姆斯基**、**纳鲁莫夫**、客人乙和客人丙站到桌旁，准备与**切卡林斯基**对赌。

切卡林斯基（拿起一副牌，拆开）好了，诸位，我们开始坐庄吧？

赫尔曼身穿军官制服，手持军帽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他。

纳鲁莫夫（对切卡林斯基和赫尔曼）请允许我介绍二位认识？（对赫尔曼）您已经猜到了，赫尔曼，这就是我们尊敬的切卡林斯基。（对切卡林斯基）赫尔曼。军事工程师。刚退役。因病。现已康复。

切卡林斯基（友好地与赫尔曼握手）不必拘礼！请别拘束！

赫尔曼（把帽子递给仆人乙）请允许我下一张牌？

切卡林斯基默默向他鞠躬，表示恭敬地同意。

切卡林斯基 您想和我对赌吗？

赫尔曼 我更喜欢法罗。

切卡林斯基再次向他鞠躬。

纳鲁莫夫（搂住赫尔曼，笑着）恭喜你解除了长期的斋戒！

托姆斯基 祝你旗开得胜！

赫尔曼（礼貌地推开纳鲁莫夫和托姆斯基）请允许我下一张牌？（拿起一副牌，选出一张）

切卡林斯基洗自己的牌。

赫尔曼从牌中抽出一张，面朝下放在桌上，拿起粉笔在绒布上写下赌注。

切卡林斯基（看着）多少？（俯身向桌子）对不起，我看不清。

赫尔曼（大声地）四万七千卢布！

客人乙（低声）那德国佬发财了！

客人甲 不，只是把全部家当一次全押上了。

客人丙大笑。托姆斯基点燃烟斗。

纳鲁莫夫（对托姆斯基）他疯了！

切卡林斯基（和蔼地对赫尔曼）请允许我提醒您，您的赌注很大；这里还没有人下过这么多。

赫尔曼 怎么样，您吃我的牌还是不吃？

切卡林斯基开始发牌。牌落到右边……

客人乙（站在旁边看）右边——九点。

切卡林斯基继续。牌落到左边。

客人丙（也看着）三点。

赫尔曼（翻开自己的牌，展示给所有人）我赢了！

客人甲 三点！

切卡林斯基（对赫尔曼）您要收钱吗？

赫尔曼（淡漠地）等会儿！（用粉笔写）

切卡林斯基 您把您所有的四万七千和今天的赢利又全押上？

赫尔曼不答话，而是选出一张牌放上。

切卡林斯基开始发牌。

纳鲁莫夫（解说着）右边——杰克（J）。

托姆斯基 左边——七点。

赫尔曼（向大家展示七点）我赢了！

丽莎惊叫一声。

切卡林斯基，不再微笑，数出九万四千卢布，递给赫尔曼。赫尔曼让它们留在桌上。

赫尔曼 我准备再下注。

切卡林斯基拆开一副新牌。

赫尔曼（大声地）十八万八千卢布！

客人甲 我从没见过这么不寻常的牌局！

波琳娜 这完全像一场决斗！

别尔金 与命运的决斗？他如何收场？难道他真的能连续猜中三张牌吗？

普希金 您自己不就连续猜中了三张牌吗？

客人甲 他当时还猜中了第四张！我记得很清楚！

普希金 第四张是什么？

客人丙（大声插话）黑桃皇后！

赫尔曼一颤，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打出他的牌。切卡林斯基洗牌。

时钟敲了六下。

最后一声落下时，圣·日耳曼穿着他的服装，和穿着石榴红连衣裙、戴着插玫瑰的假发的伯爵夫人出现在宾客中间。没有客人注意到他们。所有人都只看着赫尔曼。赫尔曼看见了伯爵夫人，但没有认出她。她很老，但姿态轻松挺直，面带微笑。

她看着赫尔曼，摇了摇头，仿佛想警告他什么。切卡林斯基开始发牌，赫尔曼立刻忘记了伯爵夫人，紧盯着牌。圣·日耳曼和伯爵夫人悄然退下。

客人甲（对客人乙谈起赫尔曼）他结局会怎样？

客人乙（阴沉地）进奥布霍夫精神病院！会疯的！不管输赢，那德国佬都会疯的。

切卡林斯基将牌放到右边。

别尔金 右边——黑桃皇后！真奇怪！

切卡林斯基将牌放到左边。

普希金 左边——尖子（A）。

赫尔曼（翻开自己的牌，高高举起，展示给所有人）尖子（A）赢了！！！！

切卡林斯基（看着牌，温和地对赫尔曼）您的皇后被吃了。

赫尔曼一颤，看着自己的牌。

赫尔曼 怎么是黑桃皇后，不是尖子（A）？！（茫然地环顾四周）我不明白我怎么出了这样的错？（扔掉牌，跑着推开宾客，仿佛在寻找什么人）老太婆！

切卡林斯基（平静地收走钱）押得真漂亮。

赫尔曼（惊恐地）老太婆！！！！

丽莎晕倒了。纳鲁莫夫勉强来得及扶住她。

赫尔曼，对任何人都不加理会，从他们身边跑开，以极快的速度重复着：“三点、七点、尖子……三点、七点、尖子……”

普希金 也许，没错……现在这个可怜人会被送到奥布霍夫精神病院，而牌局还会照常进行。

幕布落下。

圣·日耳曼和伯爵夫人从舞台前区的两端上。小步舞曲响起。圣·日耳曼邀请伯爵夫人。他们跳起舞来。

最后一幕的氛围应是平凡的。整个社交圈最好是更具外省气息，而非彼得堡风格。没有任何统一的色调。赫尔曼的疯狂是具体的、真实的，病因是明确的。不能偏离普希金的意图，即这里的主角不是赫尔曼，而是伯爵夫人、黑桃皇后、命运本身。在最后一幕，唯一具有重大意义和阴森感的只有伯爵夫人。应避免因为伯爵夫人在命运中作用巨大而将其理想化的诱惑。她的作用固然巨大，但她本人既不聪明，又自私，又琐碎……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正是普希金天才敏锐捕捉到的谜团。

补充：法语台词翻译

按段落或台词顺序给出翻译。

1. 伯爵夫人：我命令您付款……我不想跟您说话……我不想解释任何事……我蔑视您！您怎么敢反抗？
2. 伯爵夫人：你这废物！你把我逼到绝路！我会采取极端手段的！
3. 公爵：这是多少钱？我看不清。
4. 公爵：您没搞错吧？* 这里从没有人下过这么多。
5. 伯爵夫人：停！我赢了！
6. 伯爵夫人：停！
7. 公爵：被吃了！第一张就吃了！
8. 伯爵夫人：停！又是——同一招！
9. 伯爵夫人：您是谁？

(全剧终)